

# 香港傳真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香港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No.2002-15

2002年7月5日

\*\*\*\*\*

## 世界盃內外的“三講”

(香港) 曉曉

小時候踢足球，長大從來不看球。人的成長進化，畢竟更多體現在手上。籃球那麼小的一個籃框，一場比賽，比足球少一半隊員，少一半時間，雙方能夠各自拽進去上百個球。哪裡像足球，諾大球門，東奔西跑一兩個小時，踢不進去一個。最荒唐的莫過於罰點球決勝負。12碼的距離，超出了人類反應的生理極限，守門員祇好瞎貓碰死耗子地亂撲，與帶球、傳球、個人技巧、戰術配合，與整個足球運動的技能、體能毫無關係，等於擲骰子撞大運。對罰點球要能叫“體育”，槍子就打不著人了。

今年不同了。日本、南韓不在，中國沖出亞洲。和WTO一塊兒，加入了全球一體化的足球涼熱之中。上班時間，單位專門拉來一臺大彩電。發工資看球，真的是不看白不看了。

## (一) 講政治

第一場與哥斯達黎加踢。哥斯達黎加在哪兒？想必沒有多少人知道。這種小得地圖上找不到的國家，世界上有的是。或許由於這個原因，中國隊員在場上沖著鏡頭頻頻微笑。解說是“看來踢得很輕鬆”。上半場誰也沒進球，給人留下勢均力敵的印象——中國隊真的走近世界盃了。不想，下半場沒多久，就在輕鬆之中連失兩球。從此再也沒有了贏的希望。

第二場的對手是巴西。雖然輸成四比零，中國隊踢得不錯。誰都知道我們肯定贏不了，祇要別像德國對沙地阿拉伯，灌一個八比零就燒高香了。然而，雖說踢得不錯，總讓人感覺有一點點怪怪的——既然壓根就沒想著贏，為什麼還要比賽呢？比而不賽，喪失了體育比賽的本質精神。拳擊、摔跤、舉重等等運動，都分重量級，圖的是要迴避中國對巴西這種場景。實在迴避不開，解說詞祇能是“學習”了。這又是自我中心的一廂情願。能和巴西隊踢球，對我們當然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對巴西，是不是對等地以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教學機會？如果不是抽籤碰上了，不踢就得按棄權認輸處理，誰會吭哧吭哧從西南半球到東北半球，大老遠趕一場不收學費的辛苦教學呢？或許先存了這番歉意，中國解說員一口一個“足球大師”，榮幸之至感激不盡之情溢於言表。中國踢球員虔誠莊重，不笑不惱，不急不燥，溫良恭儉讓，不僅不犯規，而且沒有身體衝撞。沒想到，巴西隊不識好歹，根本不領這份脈脈含情。比賽結束之後，我們幾個隊員湊上去，循常例找大師交換球衣留紀念，大庭廣眾，眾目睽睽，居然統統被拒絕了。有人還就事針砭說：中國隊踢球像姑娘。

真像姑娘就好了。中國女足沒有俱樂部高薪，沒有球迷追捧，

沒有媒體炒作，沒有商業廣告，更沒有高薪聘請的外國教練，卻有一股子拼搏精神，幾次三番打到第二把交椅，每次都向世界冠軍的頂峰衝刺。

南韓男足具有中國女足的拼搏精神。踢球從來不笑，贏球欣喜得哭，搶球是拼命三郎，踢一場球像打一場仗。觀看南韓球員的拼搏精神，令人想起林彪著名的戰前動員：“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但凡南韓隊出場比賽，不知是怎麼賣的票，整個球場都讓紅背心包下來了。一片整齊躁動的紅海洋，把綠茵球場變成掉進番茄醬裏的一片樹葉。中國解說員馬上擔心，觀眾為球員施加了太大的壓力。紙醉金迷的白領國人，如今已經無法理解，一旦真正有了拼死一戰的決心，所有的壓力可以全部轉換成同仇敵愾的強大動力。亞洲金融危機，為了保護韓元，增加外匯儲備，就是球場上這些番茄醬，響應政府號召，幾天時間，捐獻黃金 161 噸！相當於南韓民間擁有黃金總量的 1/20，包括戒指、項鍊、手鐲在內。<sup>1</sup> 所以，今天球員與球迷之間的交流，不是進一個球一棟別墅的獎金，而是觀眾席和綠茵場上的愛國之心。

誇張了不是？南韓踢平美國，進入 16 強。終場歡騰之中，南韓球員忽然單手背後，屁股一撅，排隊作滑冰狀。電視螢幕商量好了似的，馬上打出冬季奧運會南韓速滑選手衝刺奪冠的特寫鏡頭。全場番茄醬頓時炸開了鍋，歡騰上再加頂級歡騰。原來，在冬季奧運會上，南韓的速滑冠軍讓裁判吹了犯規，致使金牌給了第二名的美國選手。冬天滑冰的“仇”，記到夏天足球上來了。這高麗棒子也太小心眼了。中國解說員又解說了：踢球就是踢球嘛，何必這樣過分政治呢？不好。

南韓不聽這個。與義大利一場球，越發打得驚心動魄。義大

---

<sup>1</sup>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香港青文書屋 1999，第 100 頁。

利球員人高馬大，拿南韓球員一扒拉一跟頭。整個一場球，你推我搯，前磕後絆，人仰馬翻，頭破血流（義大利後衛）。球滾到哪裡，雙方隊員就在哪裡滾翻摔倒成一片。一直到下半場 43 分鐘，南韓還是零比一落後。最後兩分鐘裏扳平。加時賽，又是最後兩分鐘，韓國球員頭球破門，使南韓成為 30 年來第二隻進入世界八強的亞洲球隊。第一隻是誰？——北韓。

13 億中國人，選 11 個球員，高個子、左撇子，億裏挑一，什麼樣的人才沒有？和南韓、日本的足球比，中國足球似乎尚未摘掉“東亞病夫”帽子。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如今搖頭丸的蔓延，是否超過當年的鴉片。可怕的是導致骨質酥鬆的精神鴉片。失去了拼搏的鬥志，結果和甲午海戰的邏輯一樣，不僅西洋大人的背心換不來，還要受東洋鄰居的擠兌。媒體鼓噪多少年，中國足球連亞洲也沖不出去。這次如果北韓不鬧飢荒，祇要有半截高麗棒子看著，您“東亞病夫”就別想邁出家門檻半步。不信？北韓人在北京往南韓使館裏鑽。武警們連擋帶拉，還是沖進去十來個。一直吃住在南韓使館。放行，北韓肯定不樂意；不放，南韓世界盃裡忙得四腳朝天，還沒忘了幾次抽調一些番茄醬，到漢城中國大使館門口燒我們的國旗。<sup>2</sup>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說法，是毛澤東辦乒乓外交的時候發明的。直接的政治目的是結盟大鼻子，調理老毛子，用小球——乒乓球推動大球——地球。為了增進中美雙方的理解和友誼，為什麼不用美國人喜聞樂見的橄欖球，或者退而求其次——籃球，或者像今天一樣現代化得一步到位——高爾夫球？從《阿甘正傳》可以出來，美國人到今天也不明白怎麼打乒乓球。這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時候，祇有乒乓球的世界冠軍，無論是男子

---

<sup>2</sup> 2002 年 6 月 23 日放行。

女子、單打雙打、混合團體、左手右手，全由我們說了算。所以，祇有我們能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試想，如果派一隻橄欖球隊到美國去“難得的學習機會”，不要說邀請尼克松訪華這樣的大題目了，恐怕與巴西隊踢球一樣，連幾件汗臭背心都換不回來。

當然，體育祇是體育，足球祇是足球，容納不下過多的政治。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當年徐寅生用毛澤東思想打乒乓球，當上國家體委副主任。連任三屆世界冠軍的莊則棟，不得不嫁給日本人。同樣的道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體育祇講金錢，不講政治，不講愛國之心和拼搏精神，恐怕也是真理多走了一步的謬誤。祇不過方向是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 （二）講正氣

世界盃如火如荼，以巴衝突如火如荼。和世界盃就伴的大新聞是，以色列學著當年日本鬼子的樣兒，在霸佔的土地上修炮樓、拉鐵絲網、築隔離牆，召來死傷狼藉的“人肉炸彈”。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升級成遊擊式槍戰。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急忙表態：“中國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當場向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和遇難者親屬表示哀悼。“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說得大義凜然而充滿藝術情節。一方面明確反對本·拉登劫持客機撞塌美國大樓，一方面又弦外有音，不贊成北約對科索沃的狂轟濫炸，尤其是轟炸中國大使館。對以色列的窮兵黷武，更是堅持表明保留態度。美國人當然足夠聰明，別有用心地幾次表揚中國，在反恐問題上，和美國站在一起。

外交戰線的曲折迂迴，到了文學作品手上，無論是電影，還

是小說，都能輕易改編成一目了然的簡單是非。《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水上游擊隊》、《野菜花》、《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鋼》、《小兵張嘎》……題材千變萬化，原理千篇一律：粗魯凶殘的豬頭小隊長，仁丹鬍子架金絲眼鏡是狡猾的鳩山，不知道是不是“海歸”的胖翻譯，挎駁殼槍（軍人？）穿綢褂兒（平民？）的漢奸。反面人物兵強馬壯，裝備精良，耀武揚威；正面人物大刀長矛，破銅爛鐵，東躲西藏。扮經商大款，扮飯店招待，扮農夫小販，扮打工妹、打工仔，反正是不敢亮明身份，當面鑼、對面鼓，堂堂正正地較量。深更半夜，縣城豪宅爆炸一顆土地雷，不僅攪了全體居民的清夢，而且每每誤傷陪日本人睡覺的妙齡女子，豆蔻年華，腿白乳豐，百裏挑一的三圍四圍血肉橫飛。無論是當地選美還是東瀛佳麗，都是可憐見、可惜了的無辜平民。沒完沒了的神聖抗戰，不過是好好的公路上挖幾個陷坑，爬電線桿鉸幾段電線，荒郊野嶺搶劫汽車，飛機場、火車站、彈藥庫、汽車庫、糧庫、倉庫，哪裡存放物資就去哪裡放火，還火上澆油。偷偷摸摸掐死一位漢奸，不聲不響暗殺一名崗哨，墳頭裏、豬圈中、街拐角、樹背後、房頂上、碾盤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地道戰》語）。殺人不眨眼而且不認帳，愣充成大大的良民，上你眼前來回晃。總之是非惹急了太君不可。接下來，皇軍偽軍披挂上陣，穿整齊軍服，排整齊隊伍，邁整齊步伐，伴著電影裡“鬼子進村”的獨特音樂，出城掃蕩，進村抓人。一陣雞飛狗跳之後，男女老少被趕到一片空場，由鳩山親自問話。問話通常和顏悅色，白手套遞過來一粒巧克力，也說不定。目的無非是希望說出“八路的有”，誰是搗亂破壞的共產黨。接下來，老百姓異口同聲說“不知道”。接下來，自然是惱羞成怒。或鳩山或豬頭小隊長，不管是老漢、

大娘、小孩，順手殺害一名，然後架機關槍，喊口令，以全體百姓的生命相要挾，終於成功迫使遊擊隊挺身而出，被大隊人馬帶回去嚴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美人計，一趟趟死去活來的折磨，逼迫交待搞破壞的活動基地（含祕密兵工廠）和基地組織……

### （三）講學習

報紙上紛紛安慰說，我們參加世界盃，好處是知道了差距，丟掉了幻想。其實，真想知道差距，參加不參加世界盃都能知道。連亞洲都沖不出去，知道比巴西差得遠，有什麼實際意義？同樣，真想丟掉幻想，參加不參加世界盃都能丟掉。見了小日本、高麗棒子都腿軟，哪裡真的有和桑巴足球周旋一番的幻想？

誰都明白，改變落後的唯一出路是虛心學習。麻煩在於，既不想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又不願丟掉根本沒有的幻想，學什麼？中國古代辦外交，講究遠交近攻。用在近代改變落後的學習上，成了“遠來的和尚好唸經”。舍近求遠的道理顯而易見，離我們越遠的國家越先進、越強大。於是，唐僧取經一樣出國留學，先是留日，後是留法，解放了留蘇，改革開放留美。越留道兒越遠，越取經越醇，海歸回來指手畫腳的嗓門越大，調門越高。

歸去來兮裏外裏地穿梭，招商引資吃裏扒外地忙活，勞苦而功高。令人犯嘀咕的是，中文外語你來我往，這經會不會看得眼花，唸得串行？進一步改造我們的學習，邏輯推導下來，自然是更上一層樓——啟用海外華人。說不囫圇中國話，是真經夠不夠60度的最好佐証。然而，海外華人終究不是盡善盡美，頭髮固然可以染黃，鼻子畢竟不高，眼睛畢竟不綠。今天全球一體化，中國經濟傍上了跨國公司的價值鏈，“愛你沒商量”地一體繁榮，

我們有的是錢，完全可以越過海歸、海外華人，一步到位，直接高薪聘任大鼻子米盧。就像慈禧當年知人善任，聘任大鼻子赫德一樣。赫德把海關管理成中國最最廉潔的政府衙門；米盧乘日本、南韓不在，率中國隊閃進世界盃！

順著這條道路，繼續改造我們的學習，百尺竿頭的問題發生了。世界盃賽場上，中國隊一敗塗地，一球沒進，是米盧的不是，還是中國球員的不是？答案明擺在米盧的大鼻子上：在人家教練生涯中，四年一次世界盃，這是第五次了。四五二十年過去，前面帶的四個隊都進入了16強，唯獨這夥子中國球員吃了閉門羹。既然經是真經，大鼻子確為純種，又富有成功經歷，問題肯定出在聽經的球員身上。不會說外語，當然不能完整準確地領會和把握真經。順著要求球員學外語，到僱用海歸、海外華人的思路一捋，馬上可以得出僱用外籍球員的結論。當年赫德手下各地的海關幹部，不也都是大鼻子嗎？像僱用米盧一樣，多花點錢，直接把幾個巴西球員接回來。美女香車加別墅，不怕他不加入中國國籍。不用多，祇要弄來七八個，世界盃立馬變成褲襠裏掏家雀兒——手掐把拿了。再不用今天這樣痛定思痛地自我折磨。而且，大鼻子教練帶大鼻子球員，任憑我黃小鼻同志縱情驅使，滿場來回狼奔豕突，為中華民族的榮譽奔走呼號，豈不一舉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百年屈辱洗刷乾淨？——綠茵場上沒華人了。

魯迅對阿 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俗話說，知恥而後勇。阿 Q 之不爭，是因為恬而不知恥。魯迅本是東洋海歸，偏偏對西服革履的假洋鬼子、租界裏的“上等華人”深惡痛絕。因為以恥為榮的歪理邪說，在新聞紙、廣播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落後向先進學習，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絕對真理。除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沒聽說過跑得快的先進，向落後請教怎樣跑得慢的

道理。所以，鼓勵留學、歡迎海歸、啟用海外華人、禮聘大鼻子，全是無可挑剔的正理。南韓足球也是請了大鼻子教練之後，纔煥然一新的。值得挑剔的是學生的態度，不能沒精打彩。如果像阿Q一樣輕鬆——輕浮而稀鬆，學剪辮子、學革命、學劃圈，祇能練就一身祇想比而不敢賽的軟骨。在這副骨架上排練花拳繡腿，一招一式比劃得越逼真，越是發育自慚形穢的媚骨——既使苦心修煉到數典忘祖的境界，頭髮染黃之後，鼻子還是不會自動長大起來。所以，軟骨加媚骨的學習，越是虛懷若無骨地認真學，骨頭就越軟、就越媚，離根本沒有的振興幻想就越遠。這不，都“今夜美國人”了，還振興哪門子中華呢？<sup>3</sup> 到此算是揭了前文的謎底：不願意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是——鼻子不大；不願意放棄根本沒有的幻想是——振興中華。說直白了，根本不同意有振興中華的雄心。倘若這樣改造我們的學習，不僅是捨近求遠，而且是棄本逐末。

如今，不管裁判怎麼誤判，球員如何賴皮，半截高麗棒子硬是闖入了世界四強，差一點要拿巴西一班足球大師連蹬帶踹，撒潑耍渾換背心了。難道高麗棒子沾番茄醬，真的沒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的榮幸？南韓足球與日本汽車、南韓汽車一樣，趕超的功效十分明顯。我們與其忍辱負重，捧桑巴足球花拳繡腿的臭腳，還不如學點南韓的愛國主義和拼搏精神。

要說學習這點精神，根本用不著崇洋媚外，卑躬屈膝換背心，連南韓都嫌路遠了。連門都不用出，祇需放下偽球星的身段，誠懇向中國女足學習，就全齊了。前不久路經四川大渡河，滔滔江

---

<sup>3</sup> “9·11”事件剛剛發生，祖國首都——北京聚集一夥黃色低鼻之“華籍美人”，手捧西式蠟燭，悼念美國大樓，並為自發的悼念活動莊嚴命名——“今夜美國人”。中央電視臺專訪直播。“今夜美國人”們操地道英文，結巴漢語，聲淚俱下，令人心酸不已。

水滾滾奔騰。遙想楊成武當年，雄姿英發，率紅四團飛奪瀘定橋。崇山峻嶺，大雨滂沱，晝夜兼程兩百四十哩，趕到之後不是休整而是拼命。廿二勇士全副武裝，攀溜滑鐵索餓虎撲食，哪聽說過什麼下半場體力不支的遁辭？老一輩驚天動地的拼搏精神，到今天不過傳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祇要從中多少繼承一點點，別說是踢足球了，走到哪兒，不論輸贏，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附錄：

## 我看中國人<sup>4</sup>

**上海《青年報》編者按：**本報世界盃早刊編輯部經過激烈、認真的討論後，決定刊發這篇文章。它出自一位普通的韓國女子。非常顯然，文章的話題已經遠離了足球，遠離了韓國足球、中國足球和具有特定含義的“恐韓症”等等。但是，我們認為讀者非常有必要聽到這樣的聲音、閱讀這樣的觀點。因為以這樣的角度來談論足球，不是已經太多，而是太少，而不著邊際的空談恰恰過於泛濫。

足球，和我們生存的地球具有相同的形狀。它的奇妙之處在於能夠撞擊我們的心靈，甚至撞擊一個民族的心靈。所以刊發這篇文章遠遠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希望廣大的中國球迷和讀者解讀、辨析這位韓國女子的文章，並且公開的告知更多的中國球迷和讀者你的觀點。

我是一個韓國人。我們國家的英雄贏得了可貴的出線權，毋

---

<sup>4</sup> 本文在網上廣為流傳，引起熱烈討論。《青年報》2002年6月23日發表，網址：<http://www.why.com.cn>。

庸質疑這是一次征服性的勝利。在觀眾席上我遇到了幾個中國人，他們都不約而同對我們的勝利表示高興（請注意是高興而不是祝賀），並在場上與我們一起加油、歡呼，似乎勝利也是他們的一樣。

對於這種舉動，我們大韓民國當然是歡迎的。可是我的確對這種行為感到不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他們如此發自內心的雀躍呢？他們的解釋是：因為我們同是亞洲人，你們的勝利代表著我們的光榮，也代表著我們進步的可能性。西方人必須改改瞧不起亞洲人的習慣了。

聽到這些，我不僅感到可笑。如果說在場上我們還能同歡呼的話，在場下，這個導致你們為我們高興的原因使得我有勇氣冒昧的對你們直言韓國的想法。

遙想古代，我們被叫做高麗的時候，我們的一切都源於你們。相對你們來說，我們祇是一種文明的派生，我們祇是掙紮在你們一隅的劣等生靈。我們沒有自我，我們沒有尊嚴。在我們的歷史上，即使是我們強大的李朝對你們也毫無抗衡之力。

幸運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準的給了我們其他的東西。因為我們國小，他給了我們更多的智慧；因為我們貧瘠，他給了我們強健高大的身體；因為我們屢遭侵略，他給了我們頑強的意志；因為我們人少，他給了我們團結的精神……

於是，當時代的車輪滾動到以科技為中心的地帶時，我們的品質促成了我們今天的成就，我們淋漓盡致的表現了我們的優秀與偉大。在科技上，我們的漢城大學把北京大學遙遙甩在其後；我們的企業（三星、LG、KIA、大宇、現代、JNC……）如狂風般掃過中國的市場。可以肯定的是，你們很多中國人都以買我們的產品而感到時髦、得意，甚至你們中有一大群帶有奴性的同胞，他們是極不屑於談論國貨的。

我們大韓民國也經歷過國外產品充斥的時代。但是，我們偉大的人民緊緊團結起來對它們說不，而寧願買性價比落後于SONY、豐田、摩托羅拉、飛利浦……很遠的三星電子、現代汽車。而那時，這二種現在看來卓越的品牌被外國人叫做——仿造貓！可我們為擁有它們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可恥。

在體育上，祇有你們十幾分之一人口的我們，所得到的金牌卻與你們相差無幾。而論智力的競技——圍棋——這種你們發明的東西，現在幾乎是我們的天下！在時尚上，中國的大部分國土已經完全被韓流掃蕩——你們聽著你們不懂的歌，穿著寬鬆的大褲子。這種褲子實際上是韓國歷史上的傳統服飾——我們在傳統中追求流行，用我們的傳統創造流行，你們卻是在扼殺你們的一切——你們在背叛你們偉大的先輩！

你們所說的亞洲光榮，在我們看來是多麼的荒謬。請清楚銘記一點：當前的國際競爭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而不是大洲！希臘不會以英國的光榮為光榮。我們之間的聯繫，僅僅是在經度上相差15度而已。我們因為這種地理原因而共有的東西，在我們勝利的動力中是顯得那樣的慘澹無力。你們曾經給予我們的東西——儒家思想，平和，善良……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我們的勝利如此遲到的罪魁。我們的勝利來自你們沒有的東西——頑強，團結，以及你們所擯棄的“激進的民族主義”。所以，我們的勝利屬於我們的人民，而不需要其他人苟延殘喘的沾及。

我很幸運的生在這個時代，這個我們初露鋒芒的時代，這個我們打敗了我們老師的時代，這個展現我們偉大的時代，這個不以國家大小、人口多少、礦產貧富為衡量標準的時代，就像不應以膚色評判人的優劣一樣。在這種科學的準繩下，大韓民國贏了！

是的，我們長的很像，就像南斯拉夫人和美國白人一樣。可

是這種我們幾乎唯一的共性，這種來自我們同是遠東的共性，又能意味著什麼呢？——能代表著你們將來的進步嗎？

因此，你們應該停止你們的幻想了，該讓那種可恥的亞洲情結清醒了！你們進步的那天，祇會因為那些你們現在沒有的品質——頑強，團結，用科學武裝的民族主義——而到來！